

[意] 卡尔洛·斯戈隆 著
夏方赫 译

第十二夜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夜

[意] 卡尔洛·斯戈隆 著
夏方赫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DISHI SAN Y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三夜/(意) 斯戈隆著; 夏方林译, 一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4
书名原文: La Tredicesima Notte
ISBN 7-220-06643-0

I. 第... II. ①斯...②夏...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956 号

DI SHI SHAN YE

第十三夜

[意] 斯戈隆 著
夏方林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出版发行

网 址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李明饬 朱蓉贞

文小牛

杨 潮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af@mail.sc.cninfo.net

(028) 86679239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 1/32

8.625

203 千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6643-0/I·984

1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首先，请允许我向我的这部小说的中国读者致以亲切的问候。《第十三夜》是继《木头宝座》和《阿纳泰的贝壳》之后我的第三部被译成中文的小说。

该小说叙述了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年轻女性的经历。她成功地把一个表面上既胆小又无特色的青年培养成了一个伟大的画家。因此，她是人的玄妙性及神秘力的象征与综合。我确信，尽管现代人在整个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人的全部现状却继续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实体。事实上，虽然我们经常能认识一些现象的过程，但还不能了解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

《第十三夜》的女主角名叫韦罗妮卡。她是在过去黑暗迷信的时代一位被宗教裁判所视为女巫而予以活活烧死的妇女的后代。韦罗妮卡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山区的红山市。那是一个在若干世纪中发生过许许多多不寻常事件的地方，是一个被冠以巫术之乡那种不甚光彩名誉的地方。

韦罗妮卡是一个威力无穷的通灵者，尽管她自幼就不知晓这种情况。她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但她也曾经历过一个神秘的笃信宗教的阶段。她像贞德一样，从小就相信自己在高山上听到了来自上苍的“声音”。人所共知，贞德是作为女巫被英国人

烧死的，但随后她变成了法国那样一个伟大国家的保护神。

在韦罗妮卡试图摆脱宗教的束缚时，由于她有一种可以预见的心理性烦恼，因而她的下意识使她的家中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端，使她的家中出现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混乱：她家中的电灯泡突然爆炸，电话不停地响，物件随意地挪动，拉锁不起作用等等。看来一个被德国人称之为“诙谐的无理鬼怪”的东西已经置身于韦罗妮卡的家中，并且还丝毫不想离开。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引起她的亲人们的惧怕，反而成为一种令人开心的欢快场面，就如同涉及世界奥秘的欢快场面一样。随后，韦罗妮卡开始尝试爱情。她知道，爱情是一种始终有神圣背景的最深刻的神秘经历。

遗憾的是，韦罗妮卡开始尝试爱情时却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我的小说接受了一种民众性的观点，即陷入爱情之中的“女巫”不再是女巫，而变成了普通的妇女。事实上，韦罗妮卡未能看透那个追求她的记者埃吉迪奥的真实意图。埃吉迪奥是当代的一个典型人物。对他来说，飞黄腾达远比爱情和家庭更为重要。

韦罗妮卡相信持久的爱情，而埃吉迪奥却接受了那种朝三暮四的可悲逻辑。他前往美国进修，并在那里被迫同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韦罗妮卡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是，当她得知此事后，立即把埃吉迪奥视为骗子，并十分坚决地把他赶出了家门，因为她像红山市所有的妇女一样具有刚强的性格。

后来，她朝着另外的方向去寻找爱情，并且在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即卡辛贝尔格家族的诺尔贝尔托那里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诺尔贝尔托是一个表面上不符合时代潮流和缺乏现实感的年轻人。然而，他十分聪明，具有极强烈的艺术气质。但是，他几乎不敢显露他的这种艺术气质。韦罗妮卡善于深入地观察诺尔贝尔托，善于发掘他那隐藏在内心里的天才。恰恰是韦罗妮卡使诺

尔贝尔托变成了一个完美而伟大的艺术家。

1976年的地震摧毁了红山市的绝大部分建筑，并把该市的哥特式主教堂夷为平地。夜间有一个幽灵在主教堂的废墟上转来转去，而这个幽灵就是诺尔贝尔托。他正在用红漆为主教堂的石块书写编号，旨在为将来主教堂的重建提供方便。事实上，在红山市的工厂和民房被修复之后，主教堂的重建就会开始。

韦罗妮卡是一个专门从事维修和重建那种显示农民文明的古老房舍的建筑师。因此，她承担起重建红山市主教堂的重任。为实现重建主教堂的目标，红山市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捐赠款项。这些款项是由那些在悲惨的年代移居全球各地的红山地区的弗留利人寄来的。

主教堂内被地震摧毁的壁画由诺尔贝尔托创作的壁画所代替。当主教堂尚未向公众开放时，诺尔贝尔托就在教堂内全心全意地绘制壁画。他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从事这一艺术创作的。当此事公诸于众时，红山市民均十分惊讶，因为诺尔贝尔托的天才从未向公众显示时，人们以为他仅能复制过去的一些伟大画家的作品而已。他本人是如何成为一位如此伟大的艺术家的呢？

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因他深深地感受到了韦罗妮卡磁石般的引力。而韦罗妮卡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女建筑师，也是一个女巫，一个仙女，一个威力无穷的通灵者。这件事包含着一个明确的寓意：韦罗妮卡是人的想像力及其幻想、直觉和原貌的象征，而真正的艺术就是从中吸取营养的。恰恰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昔日绘画的基础。然而现在，绘画却极端的可怜而畸形，经常与日常生活中最低劣、最无价值的东西毫无差别。

今天，一切的一切均可成为艺术，如一块肮脏的墩布，一根弯曲的生锈的铁棍，一片烧焦的木板等等。但是，意大利的一位艺术评论家兼作家斯台法诺·泽基曾正确地指出，当一切东西都成了艺术品时，这就是艺术不复存在的标志。今天的艺术经常同

垃圾一样，它与城市清洁队的关系远比与博物馆的关系紧密得多。今天的艺术倾向于代表世界上丑陋而无意义的东西，因而它往往是毫无价值的。

西方的艺术不是真正艺术天才的成果，而是那些失掉理智并对美完全无动于衷者的成果。这本小说的基本思想之一是：如果西方文化希望寻找一条得以拯救之路并具有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就应当重新发掘亚洲文化界今天依然忠于的那种美。艺术同神秘的感情，同幻想，同想像力，同自然性是紧紧相连的。

红山市有一位电影导演，名叫法布里奇奥·马蒂奥尼，他移居美国多年，其结果是丧失了全部的创作灵感。但是，他却因回归自己那充满魔力和奇迹的故乡而成功地恢复了丢失的天才。在红山市，幻想和想像力尚未被当代过分的理性和冷酷的技术所抹杀。

但是，如果说这就是该小说的主题的话，人们却不应认为，这本书是这类仅谈论概念的论文式书籍。事实上，我首先是一个叙述故事的作者。我的信念体现在种种的事件中，体现在富于魅力的具体事件中。可能东方的读者比西方的读者更能理解和欣赏我的这部小说，因为东方的读者仍然幸运地同传统的文化紧密相连，而西方的读者现今却往往被那泛滥成灾并习以为常的消费主义、理性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所左右。

卡尔洛·斯戈隆

2003年12月14日



吕同六

记得是 1998 年夏末，经德丽安女士穿针引线，我结识了斯戈隆。

斯戈隆是位蜚声文坛的作家。我心仪已久。但由于他平日里深居简出。家里甚至没有安装电话、传真，以保持现代社会里一份难得的清静，一心厮守着缪斯女神。而我历次造访意大利，一直未曾有机会去斯戈隆定居的乌迪内，一座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大区的边陲城市。

从初次见面以后，我们开始了颇为频繁的交往，几乎每年都要相见几次。我们一起漫游弗留利乡村，品尝弗留利风味的菜肴，参观博物馆。后来，他难得的几次出行，我们都相伴在一起，先后赴卡西亚科、波德诺内、博洛尼亚和罗马，参加为他的小说《春蚕吐丝》《第十三夜》的出版举行的研讨会。

俗话说，文如其人。这是指通过文本能够更真切地认知作

家。其实，反过来亦然。结识一位作家，更多地了解他这个“人”，自然也就有助于了解他的“文”。

同斯戈隆的交游，给我留下了诸多美好的回忆。他为人纯朴、豪爽，因常年的笔耕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行走有所不便，有时还得依仗拐棍。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虽然从未出门远行，但却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的小说常常涉及俄罗斯、小亚细亚、中东、印度和中国等异域他乡，但凭借熟读的书卷和深厚的知识积累，总能给予细致、精当的描写，连一些细节也经得起推敲。他十分健谈，谈话声音洪亮。参观乌迪内博物馆时，他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弗留利的历史、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甚至信口指出，薄伽丘《十日谈》里某日某个故事里，对这一处地方有过怎样的描绘。

谈起故乡弗留利，斯戈隆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豪的感情。确实，弗留利端的是一块宝地。这里远离意大利的中心地带，超脱现代社会里喧哗与浮躁，污浊与压抑。驱车漫游，极目眺望，可见青青的山峦，沉沉的浓荫，点缀着三三两两的乡间别墅。晶莹的泉水从山间流泻下来，汇成清澈见底的河水，淙淙地向远处流去。美丽的景色，幽静的环境，透出一股灵秀之气。这儿民风淳朴，古老的传统、习俗和美德，获得了很好的传承，至今是意大利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如今失业普遍困扰意大利和欧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弗留利人安居乐业，几乎不存在失业的现象。

正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作家斯戈隆。

斯戈隆 1930 年出生在意大利边陲的弗留利乡村。自孩提时代起，世代代代流传于弗留利乡村的童话、传说，祖父给他朗读的但丁《神曲》和阿里奥斯托、塔索的诗歌，哺育和滋养了他。偏僻、纯朴的乡村世界，悠久、深厚的乡土文化，锻冶着他的品格和个性。乡村世界，以及它的文化积淀、风尚习俗、人情世

态、宗教情感，融入了他的血液，成为他生活的根，成为他日后全部文学创作的底蕴。

从比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斯戈隆一面在故乡执教，一面开始写作。

20世纪60年代，新先锋派在意大利文坛崛起，打出彻底批判传统、全面革新艺术形式的旗帜；又有不少作家热衷于探索人的情感，或着意勘探人的潜意识世界，此时却有一位作家不显山不露水，持之以恒地抒写着一个被人遗忘或忽略的题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就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洛·斯戈隆。

1960年，他的处女作《葡萄园的风》问世。小说描写一名马车夫度过27年铁窗生涯，出狱后被家族和社会抛弃的命运。他自幼深深热爱但后来被牢狱隔绝的大自然——他的生命之根，重新赋予他生活的信念和勇气。《葡萄园的风》体现了贯穿斯戈隆日后创作的鲜明特色；在工业文明时代，对日益衰败的农民世界的关注；在人们迷恋于谈论经济奇迹的时候，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人的生存问题，描写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艺术追求上，斯戈隆厌恶当代文化让人窒息的冷漠，而更多地诉诸神话、传说、童话，诉诸一切原生态的、古代的、神奇的、富于诗意的形式，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展开想象的翅膀，叙述种种故事的丰厚源泉。

他的代表作之一《木头宝座》(1973)，便是一部介于现实和童话之间的小说。主人公朱利安诺长期生活在乡村，远离工厂和机器文明，但他生性不安分，爱好幻想，于是离开家乡，四处流浪，经历了种种奇遇的他终于厌倦了流浪生活。他明悟到，工厂的烟雾和汽车的噪声，正在毁灭乡村文明，毁灭童话和故事。他回到家乡，同自然和睦共处，获得了安宁。他时常安坐在一张如同宝座似的木头椅子上，吹奏笛子，从民间口头文学中汲取滋养，叙述自己创作或者经历的种种令人惊奇的故事。唯有诗的艺术

术，唯有童话、传说，才能对抗乖谬的、捉摸不定的现实。这部近似“萨迦”的小说，获得了意大利重要文学奖——康皮埃洛文学奖。

1983年斯戈隆奉献给读者的长篇小说《阿纳泰的贝壳》，把我们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瓦莱里亚诺等一批弗留利人，为贫困所迫，背井离乡，来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工地当苦力。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一群。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蛮荒世界，茫茫无垠的雪原、艰苦危险的劳动，意味着孤独和乡愁、苦役和死亡。在这情感的荒漠中，90高龄的当地牧人阿纳泰，真诚地帮助这些外来人挑战险恶的生存环境，他的小木屋成为弗留利人温馨的窝。阿纳泰努力唤醒这些外乡人的感情意识和价值意识，帮助他们寻求摆脱生存苦难的途径。斯戈隆出色地描述了那些身处社会下层的群体生活。弗留利人、俄罗斯人、吉尔吉斯人的屈辱遭际，他们之间的真情与和谐，他们身上体现的乡村文明的优良传统，对自然怀有纯真、虔诚的爱，获得了鲜明的凸现。这部小说被公认为斯戈隆的杰作，使他再次赢得了康皮埃洛文学奖。

综观斯戈隆的全部文学创作，无论是《木头宝座》、《阿纳泰的贝壳》《诸神将要归来》（1975）、《铜马车》（1979），还是被称为“生态三部曲”的《最后的山谷》（1987）、《罗莱纳的喷泉》（1990）和《建筑师》（1987），人同自然的关系，就像一根红线，始终如一地贯穿其间。作家着意描写的弗留利乡村和乌迪内古城，倾心刻画的人和人的命运遭际，无不置于自然之中，置于生活之中，置于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并进而深刻地揭示道：面对技术化和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威胁，人只要能够寻觅到自己的根，重新发现自己文明的源头，便能够重新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获得个人和人类的拯救。弗留利从乡村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沧桑变迁和人生世相，被加以深邃的勾画；人性美在现实的美恶杂然中，获得了富于魅力的展现。

斯戈隆以宗教般的情感挚爱大自然的一切造物。他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这样的信念，人属于自然，是自然的造物；人同自然血肉相连，人绝不可借助现代化或放肆的消费主义，去摧残自然；人唯有调整与改善同自然的关系，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的真谛。

斯戈隆倾心于古朴、纯真的弗留利，小说语言也像弗留利的大自然一样天然、纯朴，质朴中含繁富、淡雅中孕刚健，字里行间浸润着人性的温馨，流泻着诗情的活力，但他并不留恋乡村文明中落伍的东西，并不囿于狭隘的地域色彩。他的作品中充溢着对历史真实和个性真实的执著追求，响彻着为维护现代人被物质文明剥夺精神生活的空间而发出的呐喊。这是一种关注人际和谐、批判现代文明、呼唤回归自然，充满浓烈的人文精神的写实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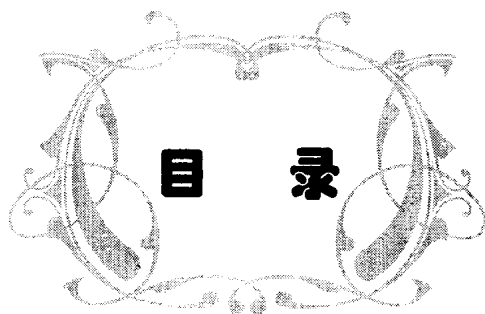
新世纪伊始，斯戈隆向读者奉献了一部新作《第十三夜》(2001)。作者在为小说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已经对这部新作作了详尽、精辟的阐释。而了解斯戈隆其人和其整体创作，也有助于解读小说《第十三夜》。的确，活跃于斯戈隆小说的主旨和特色，在《第十三夜》中愈益鲜明地彰显出来。魔幻、直觉与写实，想象、象征与原生态，水乳交融。现代物欲社会和消费主义扼杀艺术与爱情，而自然与人性赋予艺术与爱情以活力和灵感。《第十三夜》堪称一部寓于现实的传奇作品，或者说，是一部浸淫于传奇的现实小说。

斯戈隆对中国和中国文明满怀真挚的情感。他读过中国古代哲人的作品，如孔子、老子，认为“他们代表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礼仪、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他自称有三个短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古老的中国。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们阅读斯戈隆的小说，会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思想内涵同中国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与人不相胜”的观念是多么的亲近。也正是这个缘故，斯戈隆在1999年发表了一部名为《春蚕吐丝》的长篇小说，描

述一位弗留利修士，在马可·波罗来华后 40 年，历经艰险，到达中国，在中西方文化交往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传奇生涯，以“奉献给中国读者”。

2000 年金秋，曾经许多次婉拒出国访问，而且从来不曾乘坐飞机的斯戈隆，却生平第一次搭乘中国民航的班机，第一次踏上出国的旅程，不远万里，来到久已向往的中国，出席“意大利 20 世纪文学周”系列活动。他不顾疾病缠身，访问了西安、桂林、上海和苏州。归国以后，他和随同他访问的文字、电视记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报道、评论。他惊叹中国现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又庆幸古老的中国文明传统并未泯灭。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他寄希望于东方和中国文明。请相信他说这样一番话时的坦率与真诚：

“如果西方文化希望寻找一条得以拯救之路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就应当重新发掘亚洲文化界今天依然忠于的那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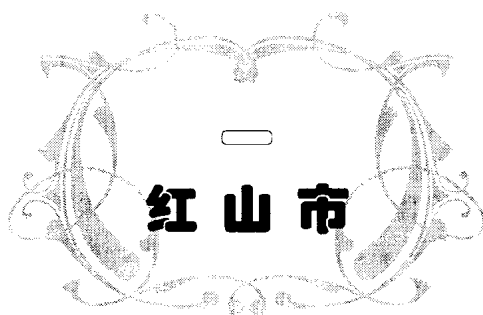


致中国读者	(1)
回归自然 呼唤真情	(5)

一	红山市	(1)
二	韦罗妮卡	(13)
三	小狗	(24)
四	雷电	(36)
五	世界的痛苦	(49)
六	冰川	(60)
七	修道院	(67)
八	贞洁	(75)
九	世界的灵魂	(84)
十	遗传基因	(94)
十一	女人	(104)
十二	阿尔莱基诺	(113)
十三	别墅	(125)
十四	老手工艺者	(138)
十五	英国国王	(148)

第十三夜 ISHISANYE

十六	谎言	(161)
十七	回归故乡	(169)
十八	觉醒	(179)
十九	保险箱	(190)
二十	稻草人	(202)
二十一	主教堂	(214)
二十二	圣殿骑士团	(226)
二十三	奇异现象	(237)
二十四	铜钟	(244)
二十五	第十三夜	(256)



红山市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显赫历史地位的地方。它在中世纪曾以繁荣的铁料、石料和木料加工工艺而真正辉煌一时。市内有一座哥特式的主教堂，该教堂虽然不大，但确实很美。这在整个弗留利地区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红山市之所以扬名四方，其原因却在于它是一个魔力无边的地方，是一个发生了种种稀奇古怪和令人惊讶的事件的地方。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神奇传说。有人说，早在 17 世纪该市就开始发生一些十分离奇的事件。例如，该市中的一些中年男子，虽然身材既高大又粗壮，堪称身强力壮的典范，但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因呼吸困难和胸背刺痛而离开了人世。有时，他们突然间就摔倒在地上，好像被镰刀割倒的野草一样。他们双手放在胸前，表现出一种难以呼吸和精疲力竭的样子。他们张大嘴巴急切呼救，但因其舌头卷曲而发不出声音。

死亡变成了一种潮流，变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持续不断的出血。活人恐惧地埋葬死人，他们都带着一种变形的面孔。这不仅是因为突然离开人世的死者使他们悲痛万分，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同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那么多的死亡事件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死亡通常不会有如此

奇特而反常的速度。而且这里并未像过去发生鼠疫和天花那些悲惨年代时出现某种传染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许多人为此而苦思冥想。他们思考的结果是，这可能与某种强有力的魔法有关。病人胸部的那种剧烈疼痛类似巫师们施展魔法时在蜡人身上扎针的情景。于是，这就使人回忆起一个惨遭诋毁的人的死亡。

如果一连串的死亡就此停止的话，这种不吉利的想法可能会迅速消除。然而，并非如此。一些深受公众尊敬和赞誉的人物也纷纷死亡了，如商人，金匠，风琴制作师，木匠，药剂师，理发师兼医生，瓦匠，家具匠，樵夫，铁匠，皮匠，地主等。天啊，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这种无休止的灾祸的根源何在？怎样才能阻止这种灾祸？于是当局开始对许多地方和无数的男女进行秘密调查。从事这一调查的是该市的一些要人，如卡辛贝尔格家族的伯爵，主教堂的主教菲奥拉万泰纳西维拉等。尤其是主教大人，他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高级教士，是一位研究神秘学的专家和驱魔专家。

红山市有位老染匠，名叫洛伦佐·卡斯台内托。他是遇难者之一。他有一位年轻美貌、令人羡慕的妻子，她名叫韦罗妮卡。当人们在她家里发现了几个罕见的装满软膏的小瓶子和几个布娃娃及几根银针时，便认为神秘被揭露了。人们在一些玻璃器皿中还发现了一些无法辨认的小动物，有的形似二至三个月的胚胎。这竟然成了给老染匠的妻子编织那种可怕的杀害婴儿罪行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韦罗妮卡遭到了无数次的审问。一开始调查者们对她还算谨慎从事，随后就步步进逼，越来越激烈而直截了当地指控她了。但是，韦罗妮卡以惊人的毅力进行自我辩护。她说：布娃娃是当年她为自己的小女儿卡米拉缝制的，而现今卡米拉已经长大成人，并接近婚配的年龄了；银针是她根据伦巴底大区的风俗插在自己尖状发式上的一种饰物，因为她来自该大区的布里安扎；小瓶里盛着同各种鲜花的蒸馏液混合在一起的猫和野兔的